

青末了

人文齐鲁

2015.4.16

齐鲁晚报

A20-A23

刊前絮语 功夫

□徐静

山东是武术之乡，流派纷杂，拳种众多，也因此出了很多武术宗师，其中八卦太极拳在济南民间有多处练习，皆由郭铸山所传，上世纪40年代郭铸山在济南中山公园广收学徒、传播技艺……今天，郭铸山的弟子们仍在练武教拳。阅角如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通晓多国文字，年轻时即酷爱内功拳术。他是著名拳术家郭铸山先生的早期弟子，得形意、八卦、太极内功拳术的真传。今日A20版的《书画家阅角如先生印象：丹青妙手，精研八卦太极拳》一文，是小他30岁的同门师弟乔鸿儒所写的怀念文章。

周一中午，我去乔鸿儒先生家中翻拍照片。一见面，真不敢相信，八十有一的老人，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乔老是中医师，又是拳师，慈眉善目，见人开口先笑，那亲切厚道的笑容，真有如沐春风之感。乔鸿儒先生从医60余载，熟读经典，医术精湛，直到现在保持每周两天坐诊就医，并对气功保健颇有研究，所习八卦太极功传宗有序。乔鸿儒老先生与阅先生皆入室于有华北武术家三山之二的郭铸山先生，乔老告诉我：“阅先生长我30岁，但以兄弟相称、相待，一同研究内功拳术甚洽，感情甚笃。我与阅先生初识于1957年，之后未断联系，直至参加他的追悼会。他是一生中对我最有影响的朋友之一，我得到他很多的教诲和指导，至今不能忘怀。”古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乔鸿儒认为，拜武术名师往往决定一生学习武术的道路。老师各有所长，见到的老师多了，不但能博学多识，还能充实和提高原学的内容，诸位师兄自然也成了学艺切磋的对象。功夫，就在这一代代爱武之人的手掌间传承流淌，当然，还有他们的友情……

本期的抗战征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抗战战场的艰苦以及对和平的渴望。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作为侵略者，成为俘虏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日本兵则以极难被俘著称——受武士道和法西斯精神的教育，日本士兵通常至死不肯缴械投降。而在齐鲁礼仪之邦、八路军正义之师的感化之下，今野博终于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拒绝返回日军，毅然选择留下来同八路军一道进行对日军的瓦解工作，成为日照百姓心中的“老金”。这是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日本兵变身“日本八路”的故事，读来令人唏嘘。

阅角如(1904—1981)，天津人，平生喜好武术。上世纪30年代定居济南，解放后任职山东省图书馆外文部，为外文资料的整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曾代表山东与关友声等一起参加全国书画展。对儒、释、道深有研究，早年写有易经心得，酷爱内功拳术。笔者与阅先生皆入室于华北武术家三山之一的郭铸山先生，一同研究内功拳术甚洽，感情甚笃。

书画家阅角如先生印象：

丹青妙手，精研八卦太极拳

□乔鸿儒

■酷爱内功拳术，师从郭铸山

阅先生1904年生于天津，早年就读于教会小学，自小学二年级起除国语课外，一律用英文课本，五年级又加法语。小学毕业继续就读于教会中学，除英语为主，又加德语，所以他通晓英、法、德语，以后又研修了俄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在天津时，阅先生的业余爱好是书画和练武。书画不知出自何师，主画山水、梅、兰、石，画人物先画解剖图，由骨骼而肌肉而衣服，就成为人物了。他又迷恋武术，先师从定兴李星阶，李曾任中华武士会第二届会长，他向李学习了形意拳。以后又拜师郭铸山，郭比他长5岁，郭的老师是八卦掌第二代传人程庭华，中华武士会创始人李存义。因为得到多位名师的指导，所以郭铸山在天津武林中颇有名声，被誉为华北武术家三山之一(另为天津蒋馨山、北京杨明山，三人都是程庭华的儿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因家庭问题，阅先生离津来济，在济南劝业场以售卖自己的书画糊口。他自认为得意的画，只展不售，仅供游客观赏。有一个日本人看中了他的画，高价求之，亦不可得。他常与济南当时的书画家交往，经常提到岳祥书、关友声、金棻、陈维信诸先生。郭铸山先生也同时由津来济，管理他家的企业，由此阅先生学练拳术相继不断。为了不忘外语，他利用星期日走访外国驻济领事馆，同他们谈话交流。他的英文水平高，与外国人对话，听不出是中国人讲外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山东省图书馆外文部，他良好的外文功底得到充分的利用。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单位在北京办了一次全国性书画展，山东有4位书画家作品参展，济南有关友声、阅角如，另两人是烟台、青岛的书画家。阅先生清高，一般向他求画、求字、求学都需有朋友介绍，否则他会婉拒。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不断检查、劳动，与民众接触得多了，他传艺的思想拓宽了，收了很多徒弟，有学画的，有学字的，有学文的(英语)，有学武的，他都认真对待，细心传授。

■对儒、释、道有深邃研究，著《今人读易》一书

有一天刘子衡先生(省政协常委)到我家来，看到我家客厅的墙上挂有一张画。刘先生有看画知人的本领，他看了一会儿说：“我未见过这作者，但观画可知此人一定谨小慎微。”我答曰：“老师说对，此画为阅角如先生所作，他定为右派后不敢讲话，行画谨小慎微。有一事可为佐证，阅先生不仅是书画家，也是篆刻家，他出了事以后，再不操此熟悉的旧业，连自己的印章都是刻字店刻的。”后来，刘子衡先生看了一篇黑格尔的论文，说他看过中国的

书，但译不出是何书。刘先生让我找人译一下，正好我的一位病人在翻译公司工作，我请他帮忙。他带到单位同其他人商量后译了出来，我送与刘先生看，刘先生说译得不对。刘先生想了想说，你不是与阅角如很熟吗，请他给译一下吧。阅译的是《中国易经》，刘先生看了很满意。这说明黑格尔的哲学，曾受到中国《易经》的影响。

阅先生对儒、释、道都有深邃的研究，早年写有《易经》的心得，经起来祥先生整理，以《今人读易》成书(1989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见到的有关易经的书，受到读者的好评。阅先生认为易经是产生于我国古代殷周之际，完成于战国或秦汉间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以卦的形式表达了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认识，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只是它的文字艰涩，不易读懂，不易理解，需要参考古人的论述进行学习。

20世纪70年代，社会形势平稳多了，阅先生开始作画、授徒。1974年他送给我7幅，4幅我转送友人，3幅自留欣赏，阅先生去世后由其女儿索回。早年阅先生给我画过多幅画，他不让我说，说坏了我再画。有一张《竹楼听雨图》，我很欣赏，在蒙蒙细雨中，竹楼里坐着两位老者静听楼外雨落竹叶和地上的声音，山中云雾缭绕，远山近水，竹林疏密，尽在画中。使人看了心平气静，烦恼尽失，意境深邃。可惜这幅画后来在搬家中丢失了。有画家告诉我说阅先生的画，是遵清代四王的画风。

阅先生家住二层小楼，上下各两间，妻子去世早，与一个女儿相依为命。以后女儿结了婚，并生了孩子，但还与阅先生住在一起，这是后事。早年我去阅先生家，楼上楼下四壁皆是字画。画是阅先生的得意作品，字全是金棻先生写的，大小不一，长条由屋顶垂到地板，是金先生的得意之作。金先生常在星期去阅先生家，学画竹、画梅。他自带饭食(他是回族，不吃汉人家的饭)，一学就是一天。有空时金先生就写字，所有空闲的地方都贴上字，连门窗的横竖框都贴满了。由此可见两位书画家的感情是何等的亲密。“文革”中，他所有字画都被抄走了，因丢失而未返还，所以他女儿将我保留的3幅画也要回去了。

■多才多艺，惜时如金

阅先生与一位奇女子熟稔，这位女隐士住阅先生附近的西公界街，人称王大姑。王大姑名王玉，一生未嫁，男士装束，据传年高百岁，是本街的五保户。阅先生很崇敬王大姑，自定为右派后，工资大减，自己生活清苦，但还接济王大姑。阅先生介绍我向王大姑学习，我候了三个月，王大姑才准予见面。当时，王大姑虽满面皱纹，但两眼有神，步履稳健，行如常人。我问其寿龄，从不相告。经过多次交谈得知，她幼年

由出家人养育，学的是后昆仑派武功，传说她教的是“十二连成”拳，只传弟子，从不向外露招。我与王大姑见面多了，遂成忘年交。但是，她过于保守，只讲不教。我不谒她，她就来找我。一次她到我家来，叫我转八卦掌看，我转了约十分钟八卦掌，她非常满意，并褒奖我说：“你的功夫已很少见了。”王大姑要我和她推手，推手是太极拳中的高层功夫，能与王大姑推手，这是练拳人一般遇不到的事，而且我还想借此试试她的真假功夫。我用了一个暴虎归山式，她不愧不忙，轻巧地化解了，由此可知她不但会武术，功夫也了得。过去对王大姑褒贬不一，有人说她像说书艺人一样，只会说不会练武，这与实际是不符的。

阅先生多才多艺，我敬仰他的学问和人品，常向他请教，获益良多。我向他学过形意拳的八字功，即挑、顶、云、领、斩、截、裹、挎八趟。阅先生研究的内容多，他惜时如金，练拳的时间自然少，但从未荒废。晚年他体弱多病，常卧床上。我去见他，他就欣然起床，与我谈武术，特别爱谈郭铸山老师的拳术以及郭先生在天津的轶事。一谈拳术，阅先生就高兴起来，同我练拳、推手，其精神振作如同健康人。一次我去看他，门反锁着，我从窗户外看到他躺在床上，我喊他，他只答应，但起不来，我知道这是病重了。果然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悲痛，因为走了一位有学问的人。

阅先生一生坎坷，定为右派后，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女儿也深受其牵连。阅先生晚景凄凉，于1981年12月29日去世。斯人已去，友谊长存，迄今，我仍深深地怀念他。



阅角如先生

老照片 偷练担水功

□张建国

1968年年底，我从杭州回到潍县老家当知识青年。不出半个月，就和社员一道干活，脏、臭、累的都干过。

第二年春天一开暖，爷爷告诉我：“马上就要种地瓜了，男女轮流上阵，你要先学会担水。”种地瓜每年的惯例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的担水浇窝，女的插苗封垅，两人一组，时间延续约半个月。至于谁谁一组，自由组合。社员干活无不卖力，实际上是暗中较劲，慢了会被人瞧不起，影响年底工分评比等级。我心想得赶快练起来，还来得及“笨鸟早飞先入林”，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四回练下去。

我家西南200米处有口饮水井，我曾经替爷爷担过水。重量是能承受，就是走起来找不到节奏，步点不“合拍”，本来满着水的双桶晃起来，没等到

家，哗啦，两桶也难凑一桶了。我家天井年年种几畦大蒜，正是抽薹时，最需要水，我就趁中午吃饭街上人少的时候，偷偷练习担水，爷爷当随身教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学成了，且能大步流星，油然而生一股凯旋将军般的神气。正在飘飘然中，蓦地想到还有倒水功夫没练过。浇地瓜苗窝，细水流不到窝外，均匀不溢才算。于是，我重新担来了水，蒜根当窝，一棵一棵地浇。又练了几天，终于掌握了，倾倒如茶水出壶，这棵的淌不到那棵上去。

这张照片，是4月的一天午饭后拍的。我正练着“点水”功，院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落户在我村的青岛知青，来向我借书。我笑着说：“我的书从来不外借，听说你有个120相机，今天就把书借给你。”他蛮机灵，二话没说，扭头出去，一会儿和同伴拿来相机，给我拍下了这张浇蒜照——我务农10年唯一的一张记录劳动情景的照片。

